

榴莲余香

□南京 吴晓平

女儿突兀来一微信:爸妈在家么?有快递!

我和老妻开始猜,女儿的快递是什么?榴莲!老妻大声说。

我刚想说,不可能,因为榴莲这个东西娇贵而又犯嫌。说它娇贵,因为只能当地吃,出了产地就不新鲜;说它犯嫌,是它奇臭无比,无法运输,就连在新加坡也是严禁上公交的,怎么可能万里迢迢寄到国内来呢?可再一想,老妻猜测可能极有道理。首先是女儿知道,她妈妈的胃不好,一吃生冷瓜果就容易闹肚子。也怪气,几年前到新加坡吃榴莲,不但不闹肚子,还一个劲地夸好吃。这以后老妻每到新加坡,女儿便领她去水果摊上吃榴莲,一吃还吃上许多。其次是因为新冠疫情,我们一年多没去新加坡了,女儿平时和她妈视频里聊天,谈起应时水果来,我们逗她,春天的桃子、秋天的石榴,还有冬天冻红的柿子,她小人家是口水横流,满满的乡愁。每次逼急了,她就会用榴莲反击,说他们这儿的榴莲怎么怎么好吃,小天意能吃上许多,可惜外公外婆看不到……说得我俩黯然神伤!上个月,她在视频里告诉我们,马来西亚的榴莲熟了,还是大丰收,可惜新冠疫情,没人旅游,榴莲烂在树上无人摘,可惜死了!

画戏

□南京 胡剑明

俞律95岁,岳鸿武85岁,二位先生是称兄道弟的画友,艺坛上的常青树。

岳先生的画室叫“野鹤楼”,闲云野鹤,这斋号是俞律题写的。俞老说,他是东北人,情格豪爽,又属虎,可称“东北虎”,虎行丛林,也必须自由自在。

岳老几乎每天都在画画,主要是画大写意花鸟、山水,他先后出版过六本大画册,但是,我发现他画的人物画不多。

近日,我在俞律老师家听戏时,从手机上看到岳老发的两张荷花,大笔挥写,很是潇洒。忽然想到,这种味道很像“唱大戏”,便把这个感觉微信告知了岳老。两日后,岳老发来了他笔下的一张戏曲人物画,题画曰:“胡子爱戏画,惜老夫不擅皮黄,信笔涂来,不问哪出对哪出。剑明老弟一晒。”这让我很是惊叹。岳老还在画左留了半边纸,吩咐:“你去请名票俞老赐题。”

过一周,俞老和师母李老看了岳老的这幅戏曲人物图,一致称赞:“岳兄此画大妙!”俞老遂欣然题道:“汉相须发老,虞兮貌正春。拔山楚

祖母等秋

□山东临清 杨金坤

树上的叶子还绿着,地上的草还青着,忙完一天的祖母,便坐在院子里念叨:“秋要来了。”

此时,暑热还没有褪去,我用小手抹一把脸上的汗,很不解地问:“天还这么热,秋哪里要来了?”祖母让我闭上眼睛,伸出双手,张开五指,感受风穿过手指。见我疑惑,祖母说:“秋,正在路上呢。”说完,祖母便拉我坐在她身边的马扎上,让我和她一样,等秋来。

在我的记忆里,祖母特别喜欢秋。酷暑难耐的夏日,祖母总是不

说起马来西亚吃榴莲,翻起往日甜蜜回忆。记得外孙女儿两岁时,女儿特意带我和老妻去马来西亚吃榴莲。那儿是产地,猫山王特别好吃。新加坡国土面积不大,又毗邻马来西亚,上午过条桥,下午就到地头了。榴莲集市真大,多远就闻浓郁的榴莲味儿,走近一看,人山人海,颇像儿时的夫子庙花鸟市场,乱糟糟各种叫卖声。简陋的天棚下,几排木条搭的长桌。刚坐下,就见一个红黑皮肤的农民拖着一只硕大的箩筐过来,也不问我们吃多少,挥起一把亮闪闪的长刀,劈开手中的一个榴莲,剥开看了看,摇摇头,立即扔了。又从箩筐里捞出一个,手中颠了两下,刷地一刀剖开,又扔了……如是好几个,终于认可了,满意了,这才捧到我们面前,让我们享用。那个熟练的过程,一下让我想起儿时的夫子庙,每到春末夏初,鸡苗出坊时,贡院街上一溜排卖旺鸡蛋的,也是这形状。每只热气腾腾的木桶前,都围满了吃货,大都是妇女。据说旺鸡蛋能治产后头疼,这些平时极小气的家庭妇女,此刻一个比一个大方,也不问价,也不管吃多少,只嚷嚷着“全鸡全鸡!”摊主从木桶里拿出热乎乎的旺蛋,放耳边摇摇,桶沿上啍的一磕,毛茸茸的全鸡,妇女接过来就吃。如

项羽,辜负八千人。’鸿武兄挥汗作戏曲人物,命题趣,余亦淋漓。”

俞律先生说,岳老画中的这个美髯公是萧何,美女是虞姬,看似不搭其实有搭。“岳鸿兄不简单,总自谦不擅皮黄,今却以一幅水墨人物画,演绎千古名剧,可谓出手不凡!”俞老又感叹道,这幅画的问世,岳老算是与戏剧扯上关系了。

随后,俞老回忆了一则“岳鸿武丢失九枚印章”的轶事,也像一出戏,挺好玩。那是1997年元月初一,南京一批书画家聚于夫子庙尊经阁,挥毫泼墨。岳鸿武画花鸟,他临窗挥洒,而窗外飘来的是隔壁店家放的京剧唱段,有点扰人。岳老用了十二分的力气,画出几张好画来。正要盖章,不料印盒不翼而飞,想是围观者当中,有人起了不良之意,顺手牵了羊去。盒内有岳鸿武常用印章九枚,其中一枚名印,还是西泠元老李伏雨所刻,平时被他视为至宝,忽然遭窃,真是一大伤心事。

俞老说,当时我便说了两个典故安慰他。一是唐朝裴度当宰相失印的故事,当看守官印者报告说大事不好,官印丢了时,左右个个失

果是半鸡半蛋,随手往旁边一扔,不要钱。吃完了,吃够了,妇女才满足地打着饱嗝,手指在肮脏的抹布上一擦,伸进怀里掏钱,大声问:“我吃了几个啊?付钱!”

对,一定是榴莲。女儿嘴不饶人,心底十分孝顺,她一定想方设法,通过如今发达的物流,将榴莲快递回国了。果然,下午快递就到家,真是榴莲,而且还是猫山王。拆开泡沫箱,从一大堆干冰袋中摸出两只小盒,一层层打开,当金黄色的榴莲肉袒露在我们眼前时,心底的确有股暖流涌动。我说,榴莲在新加坡本身就不便宜,猫山王更贵,万里迢迢寄过来,要花多少钱啊?老妻说,什么钱不钱的,这是女儿一片心!老妻忙着给榴莲拍照,传给女儿,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开袋即食。哇,郁郁甜甜,入口即化,一盒顷刻吃光……

女儿微信过来了,说,晓得你们又舍不得了——告诉你们,这次榴莲不贵,打折促销的,便宜!

我和老妻面面相觑,不知道女儿这回是不是又用善意的谎言欺骗我们?我赶紧回一短信说,不管贵不贵,反正下不为例!微信发过去,又觉得口气太生硬,怕伤了女儿心,便加一句:等疫情结束,我们再去产地痛痛快快地吃个够!

色,而裴度不慌不忙,命令张筵举乐,喝酒吃肉,快活到半夜里,看守官印者又来报告说:“印又回来了。”原来裴度量弘,料到这是手下人盗印私盖书券,还要偷放原处的,所以不能声张,否则盗印人就不敢还印,投之于水火。再难复得的,这故事出自《玉泉子》。

第二个是《淮南子》说的,边塞有人丢了马,马跑到胡人那边去了。很多人为之惋惜,他的父亲却说:“说不定这倒是你的福气”。果然,不久这马领着一匹胡人的好马一齐回来了,这是不是叫因祸得福呢!

但是故事归故事,现实毕竟是现实,岳鸿武失去的印终于没有回来,更不曾带着别人的印一齐回来。艺术家都是感情中人,这九枚印章伴随岳老雨雨风风许多年,如何割舍得开呢?于是,大家一并放出风去,说,愿意以几幅大画换回失去的印章。艺术家的岳先生有此至诚,却最终没能感动窃印的梁上君子。——这倒成为“名人轶事”了。

俞老说,今天借鸿武兄画戏,剑明写出来,登上报纸,说不定还是“独家新闻”呢!

孩子去赶集,领我们吃集饭,还要扯新布为我们每个小孩做新衣,趁着秋凉赶制出来。为了赶在立秋前攒够扯新布的钱,祖母每天都在地里劳作,果园里的桃子熟透了,祖母装在篮子里拎到集上去卖,回来后一遍一遍数钱,数完放到荷包里,再将荷包藏到墙柜里锁起来。

墙柜里的荷包鼓了,祖母的秋天便到了;我们开心了,祖母的秋天便到了。

那些年,祖母的秋天,每年都来得特别早。

修伞的人

□南通 丛碧

晚上下班回家,在离小区后门不远处的小路边,发现了一个修伞的摊子,心下暗喜,家里正好有一把很好用的伞断了一支伞骨要修。上前去对着满头白发的修伞人问了几声“老师傅你修到几点离开”,也许是老师傅耳朵有点背,也许是干得太专注,半晌才听到他说了一句:到天色看不清就走。于是我赶紧回家,取了那把要修的伞,等在摊子边。

看得出老师傅选在这里是用了心的,此处正好是小区区间路与那个锁着的边门交叉的地方,门前凹进去一块不小的空地。一辆灰扑扑的老旧自行车靠着铁门,那块空地用几把彩色的旧伞围出个半圆形,老师傅一张小矮凳坐在圆心处,既醒目又不会影响路人的通行。他身上套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粗布大围裙,身旁放着一只磨破了的旧帆布书包,这是他的工具包,地上还有一堆有黑有白的旧伞骨,应该是他从一些修不好的旧伞上拆下来备用的。老师傅低着头自顾自地忙着手里的活计。

很快,老师傅的摊子前来了几个接孩子放学的老头老太太,叽叽喳喳的。老人并不分神去东张西望,修好了一把伞,撑开放在一边,接过我的伞,撑开来看了看,说着“5块”,就动手开始修。我赶紧掏出5块钱放进他包里。老师傅从那堆伞骨中拨来拨去挑了一支,拿到要换的断伞骨处,比画了

记忆中的“双抢”

□安徽东至 熊仕喜

父母在家种庄稼的时候,每年暑假,我都要赶回家乡,顶着暑热,参加“双抢”。

吃过早饭,我随父亲一道来田间割稻。这半亩垄田,有一半稻子伏在水里,如果不及时收割的话,稻子会发芽霉变。这些倒下的稻子杂乱地缠在一起,割起来非常费力,顶着烈日,背上火烤一般。觉得时间似乎过了很久,可是眼前的稻子却仍大片大片地站着,平时很少做农活的我受不了这艰辛,心里渐渐烦躁起来,直起腰来,抹了把汗,骂了句“这鬼天,可真热啊!”父亲在一旁一个劲地催我到田那头的一个沟渠旁歇会儿。

沟坝上有几棵野生的柳树,静静地站在那儿。没有一丝风。我用力扇动着草帽,汗水湿透的衣服有了一丝松动,人也觉得凉快了一些。站在树阴下,看着不远处父亲不紧不慢地挥着镰刀,看着一把又一把的稻子在他手中倒下,看着他不时地用搭在肩上的毛巾擦把汗,但身子依旧弓着,保持着那弯腰挥镰亲近庄稼的姿势。粘在身上的衣服,使父亲的背影显得更加清瘦。清瘦的父亲正是用这种姿势从土地里刨出了我们兄妹儿人上学的费用。现在的我在城区的一所学校过着风不吹、雨不打的生活,这幸福的源头就是父母一生的辛劳。

一下长短,就嚼在嘴里,用一把小钳子“咔咔”两下,卸去了坏掉的伞骨。然后,到工具包里翻出个小铁盒子,在里面挑挑拣拣找了几颗小螺丝,再从嘴里取下那只用来替换的伞骨,迅速接到那根伞架上去。接着从胸前的围裙上拔下一根穿好线的针,连老花镜都不用戴,就干净利落地把接好的伞架与伞布缝在了一起。

活儿干完了,老师傅一手把伞递给我,一手接了一位约摸60岁的老太的伞撑开,凑上去把伞转来转去地看了一会儿,头都不抬地说:“你的,10块”。“哎哟,为啥她的伞只要5块,我的要10块?”老太不服气地嚷了起来。老师傅拿眼睛盯着老太,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你的伞坏得厉害,难修。你自己看,要不要修。”老太愣了愣,挤出笑容轻声道:“要不,8块?”“不行,就10块。”老师傅似乎有些不悦,放下伞,扭过头去整理地上的东西。“好吧好吧,就10块。”老太气鼓鼓地再次把伞递上,老师傅坐正了身体继续埋头修伞。

走在回家路上,心里挺感慨。别看修一把伞时间短,可这么娴熟的老手艺远非一朝一夕之功,现如今,还有多少人肯吃这碗微利的辛苦饭。被人讨价还价,他所坚持的,怕不是这区区2块钱吧。不能讨价还价的,是手艺人的自尊,还有对这份快要失传的手艺的执着坚守。

骄阳似火,“双抢”正酣。一个“抢”字道出了农村生活的忙碌与艰辛。上午割完的稻子,下午便要运回稻场,打出谷子好晒干。

下午,烈日依旧。我和父亲安放好板车,担着担子向田间走去。装好了一担稻子,父亲说“我来挑,你来装吧。”我拿过父亲手里的扁担,说:“还是我来吧,几担稻子还是挑得动的。”要是在前几年父亲绝对会抢过扁担的,但这次父亲没有再坚持。前些日子父亲从牛背上摔下来,也不肯去医院医治,伤痛一直困扰着他。但这也是我回家妈妈才告诉我的,父亲说没什么大碍,也不让妈妈打电话给我们,说是不要让孩子们担心家里的事。我挑着稻子摇摇晃晃走在田埂上,也走在父亲关注的目光中。父亲几次说要换我挑一下,我笑笑说,“才挑几担稻子啊,没事,我结实着呢。”也是,现在的我比父亲要壮实得多了。

晚上,洗过澡,一家人坐在装了空调的房间里纳凉,父亲眼中满是爱怜,摸了摸我的肩头说:“看你的肩头磨红了。”

第二天回到城里后,妻子问我怎么才回家做两天事,脸就晒得那么黑。我想起父亲说过的话便脱口回答道:“没有晒黑,只是晒红了点。”说着,我忍不住摸了摸肩膀,不由地想起父亲在田间留给我的那个背影。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589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